



王大華

民國32年5月21日

山東濟南

學歷／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

經歷／啟英工家影視科教員

現職／台北郵局業務佐

作品／77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舞台劇劇本佳作

《鑼聲響起》

84年青溪文藝金環獎劇本佳作《漂流的人》

我爲什麼寫《敗滬尾》

王大華

敗滬尾是淡水居民於每年農曆四月十八日所舉行的一種簡單樸素的拜拜，來祭祀清嘉慶十四年（西元一八〇九年）漳泉械鬥時所死難的孤魂野鬼，類似這種不同族羣之間的械鬥，在台灣歷史上，是司空見慣的。

團結的重要性是我寫這個劇本的根本原因，而戲劇本身亦是經過文學、劇場和觀眾的三重創作，始能完成的集體產物，再文學劇本的寫作，也得以生活爲基礎，向他種藝術收集養料，非團結無以達標。

再而言之，舉目望向今日之淡水河及大稻埕，則生時移勢遷之感。然蘇子曰：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面對一些人間滄桑，唯有淡然處之。

敗滬尾

劇情大綱

每年農曆四月十八日，淡水居民幾乎家家戶戶都以一種簡單樸素的方法做拜拜，叫做「敗滬尾」。

一八九五年即清政府割讓台灣的那一年，滬尾水碓莊泉州人後代出海捕魚時，與八里岔莊的漳州人後代發生海上糾紛，由於雙方意氣用事，幾乎造成又一次族羣械鬥。

賭徒林其昌係滬尾泉人，在艋舺做泥水匠，由於墮入賭場，使得家境每下愈況，日暮途窮，在一次大輸之後，竟然答應中介者的建議，將妻典給他人以籌賭本。

漳人陳文禮，在大稻埕經營茶郊，因係泉人女婿，特來調停這場糾紛，他再三強調，朝廷已將台灣割予日人，各族羣應合力對外，不可自鬥，但由於其昌私心作祟，使得原本美好的結局竟成悲劇。

場景說明

- 一、清光緒二十一年夏日，滬尾附近漁村大廟前。
- 二、桂香家廳堂，時間緊接前場。
- 三、林其昌在艋舺生活的回憶，和沉思。
- 四、距第二場三日後，桂香家廳堂，景同第二場。
- 五、時間緊接前場，景同第一場。
- 六、前場五天之後，在桂香家廳堂。
- 七、前場當日下午，於廟前大道上。

人物說明

- 阿桐伯：滬尾水碓莊總理（村長），六十歲。
- 黃瑞峰：阿桐伯兒子，二十多歲青年漁夫。
- 跛腳：二十歲青年，跛腳，看守大廟。
- 臭頭：三十歲青年漁民。
- 阿海：四十多歲漁民。

桂香：二十歲少婦。

桂香母：桂香的母親，四十多歲。

阿吉：桂香的弟弟，十五、六歲。

陳文禮：桂香的丈夫，二十多歲，經營茶郊。

榮春：十四歲的少年。

榮春母：榮春的母親，三十多歲。

阿雄：榮春的弟弟，十二歲。

林其昌：榮春的父親，四十歲。

張文華：艍艍著名訟師，一張利口，五十歲。

洪敏夫：林其昌的賭友，三十多歲。

陳木生：五十歲，艍艍富商。

一鄉下人。

莊民若干人。

兒童若干人。

八里岔漁民若干人。

第一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仲夏。】

【台灣北部滬尾港口附近山坡漁莊，廟前廣場。廟位於舞台偏左，廟前有向左通往山坡村莊的道路，向右是通往海邊漁港的大道。】

【開幕時，阿吉和榮春等兒童在廟前嬉戲。】

阿吉：我帶著一羣人從港邊奔上來，你們躲在廟後，等我們到了廟前，你們便衝出來和我們開戰。

榮春：我不要！

阿吉：爲什麼不要？

榮春：我不要當朱瀆！

阿吉：（轉身對跟在他後頭的兒童們）我說的吧，他們不會答應的，你們就是不信。（再轉向榮春）朱瀆有什麼不好，他也是個頭目。

榮春：不，朱瀆是漳州人，我們不要扮漳州人！

阿吉：又不是真的叫你去當漳州人，我們在玩官兵捉海盜的遊戲。

榮春：我們不要扮海盜，我們要當官兵。

阿雄：我們要扮官兵。

阿吉：（不悅）你們不玩就算了。（向著他這邊的兒童）走，我們都走，我們到廟後玩別的遊戲，以後不要再理他們兄弟兩人了。（走了兩步後又停住，向榮春身後的兒童們）你們也跟我來！

【兒童們看看榮春，便跟著阿吉他們走了。榮春無奈，在廟前石凳坐下，阿雄到他面前。】

阿雄：爲什麼阿吉老是欺負我們？

榮春：我也說不清楚！

阿雄：他跟我們不是本家兄弟嗎？

榮春：他是我們阿伯的兒子，他吃定了我們，每次玩官兵捉海盜的遊戲總要我們扮海盜，被他抓住了以後，還得綁起來，接受審問，還要挨打，雖然不真打，也不好受啊！

阿雄：阿吉兄太討厭了，他阿母也不罵他。

榮春：他們看不起我們，嫌我們家窮，阿爸在外地老不回來，我們家沒錢。

阿雄：桂香姊不嫌棄我們，她還常送東西給我們。

榮春：桂香姊跟她阿母和弟弟不一樣。可惜，她已經出嫁到大稻埕去了。

阿雄：大稻埕很遠嗎？

榮春：（指著港口的方向）由港口坐船，向內地划去，不久就到了。

阿雄：我真想念桂香姊！

榮春：我也是！

【阿雄突然一手指向港口的方向，一手將坐在石凳上的哥哥拉起。】

阿雄：阿兄，你看，那不是桂香姊嗎？

臭頭：你快跑回莊內，找阿桐伯！

榮春：找阿桐伯幹什麼？

臭頭：叫他來一趟！

榮春：來做什麼？

臭頭：說臭頭找他！

榮春：幹什麼？

臭頭：你這孩子怎麼這樣囉嗦，你不去去？

榮春：你不講清楚，阿桐伯能來嗎？

臭頭：你就說我臭頭仔找他，我昨晚告訴他的事情發生了，說他們來人了，叫阿桐伯快來。

榮春：嗯！

臭頭：快去！

榮春：好吧！

【榮春向莊內走去。】

臭頭：（向著榮春喊）快點！

【榮春由左端下，阿吉與另一兒童由廟內跑出。】

阿吉：什麼事？臭頭仔兄！

臭頭：看廟的跛腳在廟裏嗎？

阿吉：在，正跟阿海叔下棋！

臭頭：快點叫他們出來。

阿吉：是！

臭頭：叫他們帶武器，漳州仔來了！

阿吉：好！

【阿吉與兒童連忙跑回廟內。】

【有兩個八里岔莊的漁民由右端上，他們行動緩慢，小心警戒著向廟前走來。】

臭頭：（見到了漁民後有些緊張，自語）他們來啦。（故做鎮定，指著漁民）你們還不快些滾

開，海上鬧事不算，還到岸上來！

【兩漁民逐漸向臭頭靠近。】

臭頭：你們快些給我滾開！

【兩人把臭頭包圍起來。阿吉、跛腳、阿海等三人由廟內跑出。】

阿吉：要打嗎？來吧！

【兩人一見來了一些人，便往後退去。】

【跛腳跟上前去，用鐵尺打了其中一人的頭部，阿海和阿吉也揮動著手中的短棒。】

【兩人忙往港口方向逃奔。】

【阿吉快步追上，用短棒向另一人擊去，那人往前一衝，跌倒在地上。】

【被跛腳用鐵尺打中頭部的那名漁夫，用手擦著頭上流下來的血，一不小心，也滑了一跤，跌倒地上，兩人匆忙爬起，向前跑去，由右端下。】

【阿海、跛腳、臭頭、阿吉等人正準備追下去，阿桐伯和榮春由左邊上。】

阿桐伯：（急忙喊著）你們停住！

【阿海等人站住，轉過身來。】

跛腳：是阿桐伯！

阿桐伯：（對臭頭）你確定是他們？

臭頭：對，一點都沒錯，這兩個人我認得出來，昨天領頭的就是他倆。

阿海：昨天，是漳州仔先來找我們的麻煩的，他們割破了我們的漁網。

阿桐伯：你們可能闖進了他們的漁場，靠近南方的海面是屬於他們作業的地方。

臭頭：我們隨著魚羣跑。

阿海：大海是屬於大家的，他們八里岔莊的漳州仔能捕魚，我們泉州人就不行？

阿桐伯：這是經過了協商，雙方公認的。

【眾人皆沉默不語。】

阿桐伯：是誰領頭登上他們的船？

阿海：瑞峰，他召集了我們的船隊，大夥登上漳州仔的船，把魚也搶了過來。

臭頭：（得意地）還把漳州仔都推下海。

阿桐伯：瑞峰這孩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們惹了禍了，今天這兩個漳州人不是來找麻煩的，

否則就不會只來兩個人了，他們可能有什麼事，你們也不問一問。

阿吉：問什麼？把他們趕走就行啦！

跛腳：我還打傷了一個，頭都破了。

阿桐伯：這就更不對了！

阿吉：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厲害。

阿桐伯：（對阿吉）你懂什麼，小孩子，你再這樣頑皮搗亂，我就不要你跟著出海。

【阿吉搖著頭，不以爲然的走到榮春身後。】

阿桐伯：這已經不只是單單把他們趕走的問題了，因為跛腳已經把其中一個人打傷了，我們用兵器就是不對，根據大清律例，是犯刑事，這項錯誤，已經影響了我們本莊的名譽了。

跛腳：（搖著頭）沒那麼嚴重吧！

阿桐伯：快把那些兵器束好，放進廟裏。

【跛腳將短棒鐵尺收齊，進入廟內。】

阿桐伯：你們知道吧，我們泉州人跟漳州人有恩怨，嘉慶十四年的時候，距離現今有八十多年了，在滬尾的漳州人串通海盜朱瀆來打我們泉州人，在鬼仔坑一帶，殺得泉州人屍體遍野，死亡慘重！

【阿吉推擠著榮春。】

阿吉：打朱瀆，打死你這個朱瀆！

【榮春躲往阿桐伯的身後。】

榮春：阿桐伯，你看阿吉兄欺負人！

【阿桐伯要打阿吉，阿吉忙閃開。】

阿桐伯：（指著阿吉）你這孩子，愈來愈不像話了。

阿海：你看漳州仔會不會上官府去告我們？

阿桐伯：這倒不會，除非把事情鬧大了，官府很少管這類小械鬥的。

阿吉：那你還怕什麼？

阿桐伯：（又要過去打阿吉，阿吉跑開）你這孩子懂什麼？我是怕把事情鬧大了，弄得不可收拾，這些都是有關我們莊子的名譽，有關我們泉州人的名譽，我阿桐伯是總理（村長），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我們莊裏人的利益。

臭頭：是的，阿桐伯，你是我們的耆老，我們敬重你。

跛腳：我們都擁護你。

阿吉：（故意地）我們好愛你。

阿桐伯：（笑了）你這孩子！

阿海：總之，我們都聽你的。

阿桐伯：這樣就好。（得意了起來）你們知不知道，今天，四月十八，我們每家都舉行拜拜，是爲了紀念什麼？你說，阿吉，你說！

阿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又有好東西吃了。

【眾人笑。】

阿桐伯：好了，你們都各自回家吧！

榮春：阿桐伯，四月十八的拜拜爲了什麼？

阿桐伯：這叫做敗滬尾，就是祭拜嘉慶十四年，在鬼仔坑和漳州人械鬥所死難的孤魂野鬼。

第二場

【桂香家的大廳。時間緊接前場。】

【桂香正在跟母親談天，阿雄坐在一旁。】

桂香母：妳說什麼？妳已經學會認字了！

桂香：我認了許多字，只是進步得很慢，文禮，就是妳女婿，每天都很有耐心的教我，還教我打算盤，這一項我倒進步得很快，現在已經能夠幫著他寫算一些茶郊的帳目了。

桂香母：（驚喜地）真的？

桂香：我這都是被逼出來的，自從文禮在永和興被爐下選為爐主，負責裁決茶郊的所有事務以後，工作非常忙碌，我必須協助他。

桂香母：這樣就好，妳剛嫁出去的時候，我還十分擔心，因為親家是漳州人，再說，大稻埕萬商雲集，妳一個鄉下姑娘，怎能適應啊！

桂香：妳看，我現在不是很好嗎？

桂香母：再讓我好好的看看妳！（上下打量桂香）妳真是我的好女兒！

阿雄：桂香姊，妳說我的姊丈是漳州人？

桂香：是的。

阿雄：漳州人同我們泉州人不好，漳州人都是壞人，不是嗎？

桂香：誰說的？無論哪個地方的人都有好人，也都有壞人，我們泉州人不是也一樣嗎？

【阿吉由大門進來。】

桂香母：阿吉，你上哪去了，姊姊回來了。

阿吉：（反應並不熱烈）姊姊！

桂香母：這孩子，怎麼啦？

【阿吉不理母親，要往灶下走去。】

阿吉：有什麼吃的嗎？我肚子好餓！

桂香母：慢著，你姊姊有話跟你說！

阿吉：（敷衍地）等下再說吧！

【阿吉由灶下門下。】

桂香母：我已經管不了他了。

桂香：阿爸常提到阿吉。

桂香母：對了，咱們家的生意還好吧？

桂香：很好，咱們家的商行主要是做油米的生意，定期往來廈門之間，阿爸的身體也很好，一

切都請妳放心。

桂香母：告訴他，家裏也都好。

桂香：阿爸就是放心不下阿吉，他希望讓阿吉到大稻埕文禮的茶行學生意。

桂香母：阿吉……不會願意的！

桂香：不能全由著他自己，已經長成大人了，還整日遊手好閒做孩子頭嗎？

桂香母：他一心想跟瑞峰打魚，阿桐伯已經同意，下次就要帶他出海。

桂香：瑞峰，就是阿桐伯的兒子，我很久沒有見到他了，還好吧？

桂香母：壯得跟個牛似的。

桂香：妳願意弟弟去打魚？

桂香母：我管不了他，由他去吧！

桂香：阿爸可能不會同意！

桂香母：爲什麼？

桂香：因爲打魚，太……太危險了！

桂香母：妳這是什麼話？我們討海人，世世代代都是以打魚爲生，靠海吃海，這是天經地義的，

妳阿爸到艋舺做生意也是近幾年的事。

【桂香母講話其間，榮春由大門進來。】

桂香：再說吧！

阿雄：桂香姊！

桂香：什麼事？

阿雄：妳見到我阿爸沒有？

桂香：見到了，他就會回來來看你們了。

阿雄：桂香姊，我有件事跟妳商量，行不行？

桂香：你說吧！

阿雄：妳這次回大稻埕，帶我去好嗎？

桂香：你要去做什麼？

阿雄：我要學做生意，將來賺很多很多的錢拿回來給我阿母。

桂香：你還太小，還不能當學徒！

榮春：那我去了。

桂香：（轉過身來望著榮春）你嗎……也還小。

榮春：不，我不小了，我是阿雄的阿兄，家中的長子，應該出外工作奉養我阿母。

桂香：好。

榮春：我一定努力工作，賺很多錢。

阿雄：有了錢，別人就不會看不起我們了。

榮春：我還要去找我阿爸，他雖然沒有拿錢回家，可是他總歸是我的阿爸，無論有錢，還是沒有錢，我都會敬重他。

桂香母：多好的孩子！

桂香：好吧，我回去跟你姐夫說一下，安排你們兩個跟回春所的師傅學揀茶和焙茶的基本功夫。

阿雄：桂香姊，什麼叫回春所？

桂香：每年春天茶行開館的時候，我們從福建請來的製茶師傅，他們坐船過來，住在回春所內，等到秋天到了，茶行收館以後，他們再回福建，你們去跟他們學習好不好？

阿雄：（喜悅地）好！

桂香：你們兩兄弟一起做伴也有個照應。

榮春：桂香姊，茶行裏的人是不是都是漳州仔！

桂香：你問這個幹什麼？跟漳州人有什麼關係。

榮春：漳州人與我們泉州人有恩怨，剛才在廟前大路上，我們打跑了兩名漳州仔！

桂香：（驚奇地）爲什麼？

榮春：他們是來找麻煩的。

桂香：不會吧！到底怎麼回事？

榮春：距今八十多年前，在滬尾的漳州人，聯合了海盜朱瀆，殺死了許多泉州人，所以說，我們和漳州人有冤仇！

桂香：誰說的？

榮春：阿桐伯。他還說，今天每家所舉行的拜拜，就是紀念這件事。

桂香：是真的嗎？我不知道。（轉對母親）阿母，妳以為呢？

桂香母：我也是聽我阿母說的，她是聽她的阿母所傳下來的，就是今天四月十八敗滬尾的事件，離現在八、九十年前，當時全台灣島上的漳州人和泉州人不好，經常爲了爭奪土地而大打出手，死了很多人，在滬尾的漳州人因爲朱瀆和他們是同鄉，便聯合起來夾攻泉州人。

榮春：後來呢？

桂香母：後來泉州人逃到艋舺去避難。

阿雄：再後來呢？

桂香母：再後來官兵前來平亂，泉州人又回過頭來幫助官兵打漳州人，漳州人就逃到蛤仔難，就是噶瑪蘭去了。

榮春：我們剛才打走了兩名漳州仔，不知道官兵會不會再來平亂。

桂香母：這是小事，不會的。

桂香：我聽我們茶行裏的大陸師傅說，朝廷這些年來，跟外國人打仗都戰敗，十年前我們在滬尾把法蘭西人趕跑，可是朝廷卻把安南給了法蘭西，去年，甲午年，又敗給了日本，哪裏還有時間管這種小事呢。

桂香母：（對桂香）妳在城市懂得比鄉下多。

榮春：官兵不管最好，免得把阿吉兄抓走。

桂香母：（驚奇地）你說什麼？

榮春：剛才打倒的兩個漳州仔，其中有一個是被阿吉兄用短棒打的。

桂香：這還了得！

桂香母：阿吉老是替我惹麻煩。

桂香：（覺到事情並不單純，便要榮春兄弟先行離去）你們先回去告訴我阿嬪，必須得到她的同意，我才能帶你們走！

阿雄：好！

【榮春兄弟離去，同下。】

桂香：阿吉還在灶下吧！

桂香母：妳這回把他帶走吧，我已經管不了他了，他早晚會給我闖下大禍的。（向著灶下的方向

喊叫）阿吉，阿吉！

【一時沒有回應，桂香母便向灶下走去。】

桂香母：我進去看看。（下）

【廳內留下桂香一人，她的心情變得十分沉重，在廳內踱著。】

桂香：（自語）這怎麼好呢？文禮原先就是八里岔莊的漳州人，他祖父這一代才搬到水稻埋去的，台灣漳泉兩族間，已經和平相處了好幾十年，別再出事吧，尤其我們目前已經通了婚姻……。

【瑞峰由大門上。】

瑞峰：桂香！

桂香：（在沉思中幾乎被嚇了一跳，忙做鎮定）是你！

瑞峰：怎麼？不歡迎！

桂香：（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你！

瑞峰：拒絕了我，也不能永遠不要我上妳家來吧！再說，我是來找阿吉的。

桂香：他剛才在外邊發生了什麼事？

瑞峰：引起了妳的興趣？

桂香：瑞峰兄，請你……。

瑞峰：別，別再叫我瑞峰兄了，我擔當不起！

桂香：（解釋地）我確實從小把你當成阿兄看待的，所以我們兩人之間，一直都是兄妹的感情，我……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嫁給你！

瑞峰：算啦，都過去啦！

桂香：阿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瑞峰：沒什麼，我們在海上作業的時候，與八里岔莊的漳州人發生了一點小摩擦，後來他們又到岸上來挑釁，被我們趕跑了，小事一樁，妳儘可放心，不過，我來找阿吉，不是這回事！

桂香：阿吉又怎麼啦？

瑞峰：別這麼嚴肅好不好，我阿爸已經同意，阿吉跟我當個小徒弟，上我家漁船工作，我必須告訴他一些應當注意的事項，怎麼樣，就連這件事，妳也要阻攔？

桂香：對，阿吉不許出海！

瑞峰：（驚奇地）妳說什麼？

桂香：我這次回來，奉了我阿爸的囑咐，要把阿吉帶到大稻埕學生意！

瑞峰：（不悅地）又是妳阿爸，他拒絕妳嫁給我，又不許阿吉跟我打魚在後，他這是怎麼啦？

桂香：討海的生活有危險！

瑞峰：祖祖輩輩都是這樣過來的，什麼叫危險！

桂香：我爸爸自從上次海難揀回了一條性命，便厭倦了討海的生活，幾番考慮，才決定到艋舺做生意，怎會不怕危險呢？再說，這幾年來，生意做得還不錯，哪裏都一樣討生活，爲什麼非得要靠打魚爲生呢？

瑞峰：別說啦！

桂香：瑞峰兄！

瑞峰：別叫我，我早就知道，你們現在是城裏人了，看不起我們這些討海爲生的臭漁夫，所以才拒絕了我家裏的提親。

桂香：我阿爸主要是怕危險，怕我年紀輕輕的就成了寡婦。

瑞峰：不嫁給打魚人，也會成爲寡婦的，妳就是嫌貧愛富，才嫁給漳州仔！

桂香：（不悅）你胡扯什麼！

【阿吉突然由灶下奔上，母親跟在後面。】

阿吉：（衝著桂香）我不要再到大稻埕去，尤其不能去當漳州仔的學徒，我不要！

桂香母：（緊跟過來，拉住阿吉）你跟著起什麼閩，你一定要氣死我？

阿吉：（甩開母親，過去拉瑞峰）我們走，不要理這兩個女人！

桂香母：（大怒）阿吉！

【阿吉不理母親喊叫，拉著瑞峰，兩人下。】

【桂香轉身撲向母親。】

桂香：阿母！

——幕落

第二場

【時間是前場後一日，主要是其昌的回憶。】

【舞台原是一片漆黑，不久其昌在光環中出現。】

他面對台下觀眾自語。

其昌：我回家了，不是倦鳥知返，而是非回來不行，爲什麼？你們往下看吧。（隱去）

【榮春和阿雄在另一光環下出現。】

榮春：阿爸回來啦？

阿雄：是的。

榮春：他終於回來了！

阿雄：我真高興！

榮春：你見阿爸的臉色還好吧！

阿雄：我看不出來，好像很憂愁，很累的樣子。

榮春：阿母呢？

阿雄：正在灶下燒火。

榮春：你上哪？

阿雄：我去打酒。

榮春：哪來的錢？

阿雄：上回我替瑞峰兄做事，他給我的銅錢，我沒捨得花，積下來的。

【兩兄弟隱去。】

【其昌在光環出現，坐在矮凳上，手中搖著扇子，不久，榮春母由身後出現。】

榮春母：你一個人在想心事？

其昌：沒有。

榮春母：你說有事要跟我商量，到底是什麼事？

其昌：沒……沒什麼。

【榮春母亦在另一矮凳坐下。】

榮春母：這些年，你在艋舺……。

其昌：生活不容易啊！

榮春母：你有一身好手藝，還有好槍法。

其昌：沒有用，槍法換不了錢。

榮春母：你從小就伶俐，無論學什麼工藝，一學便會，到二十歲那年，已是一個上好的泥水匠了。

其昌：我說過，生活不容易啊！

榮春母：不，你是受了幾個墮落朋友的害，受了賭博的害……。

其昌：不要再說了！（氣憤地站了起來）要妳多管閒事，真煩死啦！（隱去）

【榮春母低頭哭泣，少頃，榮春在母親身後出現，蹲下，安慰母親。】

榮春：阿母，別難過了。（榮春和母親兩人隱去）

【其昌在台前的強烈光環中面對著觀眾，背後是一片漆黑。】

其昌：這些年在艱難過得也真不容易，人生就是一場大賭局。下面，我來說一說事情的經過：

【其昌往後走去，舞台全亮，是一個酒樓的場景。已有一人坐於桌前，一見其昌到來，忙起座相迎，並招呼其昌坐定。】

其昌：你找我嗎？

文華：我要對你商量一件事。

其昌：你說吧！

文華：其昌，我非常清楚你的情況，你近年來的家境，和在艋舺的生活。

其昌：我本來有著分家得來的財產，又有一身好手藝，對金錢是一向不重視的，只不過是，這幾年下來，手氣不好……。

文華：我都知道，你並沒有錯，誰不想著向上飛升呢，誰不想享樂一下呢？

其昌：只怪我運氣不好……。

文華：不，你的好運到了！

其昌：你說什麼？

文華：其昌，你聽我的話，我現在將享樂送給你了，將幸福送給你了，你自己明白，你的家室是這麼累贅，你一定十分願意聽聽我的勸告和說給你的方法……。

其昌：我的家室，我都完全負責，我應該弄一些錢回家，所以，我只有儘量的賭，儘量的用現有的本錢去發一筆大財，是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走這一條捷徑了。

【文華聽著其昌的話，用手示意要他住口。】

其昌：不，我不要你的勸告，我只有走這一條路，我已經下了決心，贏了錢，不再賭博，你是不是要勸我別再賭？我十分感謝你，你說要說給我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如此呢？

文華：不！

其昌：那是什麼方法？

文華：其昌，你聽我說，如果你的家室，有人替你負擔呢，你不是輕爽得多了嗎？而且……而且陳木生先生還會津貼你的花用，如果你願意的話。

其昌：我不懂你的意思！

文華：陳木生先生是大稻埕的一個大爐主，可惜沒有半個兒子，他也曾經娶過妾，只是添了個女兒罷了，所以最近便在各處張羅著「典妻」。

其昌：典妻？

文華：典妻的意義，就是在契約訂定的時期以內，所生產的兒子，是被典主先期典去，屬於他的，至於血統是否純雜，都無所謂，總算有過那麼一回事，他就可以承認那是他的兒子了。

【其昌沉默不語。】

文華：你懂了吧，說明白了，就是暫時把老婆租與陳木生先生。

其昌：這……這是羞人的事！

文華：你考慮考慮！

其昌：（堅決地）不！

【舞台全暗。】

【少頃，在光環中見到其昌坐於地上，他的賭友敏夫跑了過來。】
敏夫：其昌兄，原來你在這兒。

【其昌立起。】

其昌：（嘆氣）唉！昨晚敗得太慘了，不但空了，還欠了債，運氣太差了。

敏夫：再來，沒關係！

其昌：沒有本錢啦！

敏夫：你要想法子。

其昌：還有什麼法子好想，這兩年來，父親所遺下的財產，早就光了，現在家中住著的老屋，也已經押給開米油行的哥哥了，他心地好，還讓我的妻兒繼續住著，我怎能再去向他借錢呢。

敏夫：你的那位朋友文華先生如何呢？

其昌：不妥當的。

敏夫：這個文華先生是個嘴巴很會說話，又很會替自己吹噓的人。

其昌：我知道，他時常誇口說，某一場人命案是全靠他收場，某人的訟事是全靠他獲勝，他時常在某爐主家中出入，和幾家官吏門前走動。

敏夫：過去你不是經常找他的嗎？

其昌：過去是託他賣掉我分家得到的財產。

敏夫：他得過好處？

其昌：當然！

敏夫：你們是老交情了……。

其昌：不妥當的，這件事，是不妥當的。

【敏夫沉默不語。】

其昌：不過，我只有繼續賭這條唯一的路了，再賭一次，贏了錢，就不再賭了。

敏夫：對，這是我們唯一的一條生路，我從小就背著父親偷偷的逃去擲骰子和賭牌，雖然父親嚴重責罵，也改變不了，父親剛死了一日，我還是跑去賭博，因為父親在時，如此打我罵我，我還要賭，現在可沒有人打罵了，我不應該盡量的賭一個痛快嗎？

其昌：可是得賭本啊！

敏夫：我的家中還沒有分家，我不能任意的自己做主，拿出錢來。

【其昌沉默不語。】

敏夫：我看還是去找那位文華先生吧！（隱去）

【光環隨著其昌移動，但走得很慢，沒兩步，又停住，站在原地沉思。】

【犬吠聲驚醒了他的沉思，他轉身往回走，但走了兩步，便又停住。】

【少頃，像下定決心，轉過身來，毅然前行，並逐漸加快了步子，隱入黑暗。】

【不久，其昌又在光環中出現，他站在台前，面對觀眾。】

其昌：我躊躇了許久，最後決定這麼做了，因為這是唯一獲得金錢的方法。

【其昌向後走去，舞台燈光全亮，場景是一座茶館，他向內張望了一下，然後走進。】

【文華坐在左邊，左手靠在桌上，右手任意的伸出一個指頭，指著對面坐著的一個鄉下人。】

【其昌一直走到那個鄉下人的背後，文華似乎沒有看見其昌，繼續用手指指著對方。】

文華：這件事，如果不是遇上了我，是沒有辦法的了，你知道，風化案件是最難收束的。

鄉下人：是的，是的。

【其昌輕咳一聲，文華望望其昌，似乎不認識他，繼續指著鄉下人。】

文華：所以說，你這件事，小事一件，幸好是找上了我，小事一件。

其昌：（低聲地）文華先生！

【鄉下人轉身看著其昌。】

【文華經其昌一叫，便收回攔在凳子上的右腳，指著凳子，面對其昌。】

文華：坐，坐！

其昌：（仍然立著）我找你呢，文華先生。

文華：你找我嗎？

【文華再次用手指著凳子。】

文華：坐，坐！

【其昌只好呆呆地坐下。】

【文華注滿了一杯茶，推到其昌面前。】

文華：喝茶。

【其昌將茶端起，正要往嘴邊送。】

文華：等一下！

【其昌將茶停在嘴旁，翻著眼睛看文華的臉色，才知文華並非對他喊叫。】

【文華繼續用手對著鄉下人比劃。】

文華：最重要的地方我還沒有說到呢，有時候並不是花了錢就可以消災的，等一下，讓我想一想，我方才講到了什麼地方了？

【文華用手指點著自己的前額，做沉思狀，鄉下人殷勤地望著文華。】

【文華突然起勁地往桌上一拍。】

文華：對啦，我想起來了！

【其昌手中的茶杯，像受了意外的驚嚇，杯中的茶，濺滿了其昌的衣上。】

【鄉下人笑了起來。】

【文華忙用手向其昌揮了揮。】

文華：失禮，失禮呀！

【其昌立起，將杯子放在桌上。】

其昌：我找你商量一件事情呢！

【文華也站起，對著鄉下人示意。】

文華：失禮，失禮呀！

【其昌往門外走，文華跟了過來，鄉下人恭敬地起身向文華行禮。】

【文華隨著其昌由茶館出來，到了台前的一個角落，茶館場景及鄉下人隱入黑暗中。】

其昌：你是很知道我的，文華先生，你昨天說的話，我完全同意，我知道你是體諒我，很心地幫助我，我十分清楚。

文華：我怎麼不體諒你呢，你只要看，我爲什麼昨天要找你就知道了。

其昌：是的。

文華：我恐怕你還沒有明白吧，我是勸你把你的老婆典啦，不是叫你賣，賣是永久不是你的啦，典卻一面可以得錢；老婆還永遠是你自己的。

其昌：我怎麼不知道呢，不過名譽上……。

文 華：你真發昏，我該說你有些呆了，現在的世界，還說到什麼名譽，金錢要緊呀！若說是名譽，你自己賭博，又有什麼名譽好聽，有錢就有名譽，一句話，你知道吧！

其 昌：是，是！

文 華：你知道吧！

其 昌：那麼，錢怎麼樣呢？

文 華：那是沒有問題的。

其 昌：不過……。

文 華：不過什麼，你還捨不得老婆嗎？幾年的期限滿了，仍舊是你的老婆，就是平常的日子你們也是可以見面的，他不會十分在意你老婆平日裏的行動的，你知道嗎？

其 昌：我知道。

文 華：總而言之，老婆還是你的，他不過要在這幾年的期限以內，拿去你老婆生下的兒子罷了，兒子你已經有兩個了，再生下的兒子他養不好嗎？

【其昌沉默著。】

文 華：那麼就這樣決定了吧！

其 昌：好，不過要快，我等著錢急用。

文 華：我就到木生家裏去吧，他大概還在盤算帳目，還沒有睡覺呢？

其昌：好！

文華：我到茶館去告別一聲，你在這兒等我。

其昌：是。（隱去）

【文華向後走去，燈亮，茶館和鄉下人再度出現，鄉下人單獨坐在茶座假寐。】

【文華進來回到茶座。】

文華：剛才的那個賭徒，找我有點事，我要先告別一聲了。

【鄉下人站了起來。】

鄉下人：先生真是個大忙人。

文華：不得已，你知道吧，他們有事都來找我，我受了盛名所累。

鄉下人：是的。

文華：我們約好了，明天的這個時間，還在這個地方，繼續商議一下。

鄉下人：好的。

【舞台完全漆黑，少頃，文華在光環中出現，前行，其昌亦在其身後出現。】

其昌：文華先生！

【文華經其昌一叫而止步，其昌跟了上來。】

其昌：我到哪裏去等你的回信呢？

文華：你做事是這麼地急的嗎？你先回去，睡你自己的覺吧，明天我一定回你的信。

其昌：明天？還要等到明天？

文華：那麼你就同我一起到木生的家裏去吧！

其昌：這……。

文華：你不必進去，可以在門口等我。

其昌：好吧！

【兩人在前台繞了一圈，算是到了木生的家。】

文華：到了。

【在幾聲犬吠之後，兩人停住。舞台燈光全亮，見到了木生家的大門。】

【文華示意其昌在街角等著，便到門前，往門上砰然打門，然後站在一旁等反應。】

【片刻之後，門上依是寂然無聲。文華招手其昌，其昌連忙過來。】

文華：我看我們還是先回去吧，可能，木生他已經睡著啦。

其昌：是嗎？你說他一向睡得很遲。

文華：我也是覺得奇怪，平素坐在桌前仔細盤算當日帳目，非到深夜不睡的木生，今夜是怎麼

一回事！睡得如此早呢？

其昌：你再打一下吧，或者還沒有睡呢？

【文華再狠命的打了幾下。】

【兩人靜聽著，門內似乎有些聲音。】

【文華又打了一下。】

文華：木生先生，是我，文華。

【文華側耳傾聽，似是拖鞋的聲音，自遠而近。】

文華：木生先生！

【其昌側身一旁，動也不動。】

【開門的聲音。】

木生：（OS）文華嗎？

文華：是的。

木生：（OS）夜這麼深了，還來幹什麼？明天不可以嗎？

文華：我真奇怪，我道你也睡了，我打了許久的門，你要是再不來答應一下，我真的決意明天

再來了。

【木生開門，立在門中央，背後牆角下，放著一枝蠟燭，燭光隨風搖擺著。】

木生：你一個人嗎？

文華：唔！

木生：進來吧！

【木生退後，文華進去。】

文華：關門吧！

【大門關上了。】

【其昌見門關了，怯生生地走到了門前，以耳朵靠在門上，聆聽內面的動靜。】

【其昌離開了大門，在路中站住，然後便在路旁牆邊坐了下來。】

【少頃，其昌又站起，到了木生的門口，突然一陣犬吠，其昌連忙離開。】

【犬吠停了，其昌再回到門前，又用耳朵靠在門上，似乎聽到了內面的聲音，連忙離開，到一旁站定。】

【不久門開了一縫，文華點著頭出來，蠟燭的燈光，從門縫中射出。】

【大門關上，其昌連忙過來。】

其昌：怎麼樣？

文華：很好，他是答應了。

其昌：錢呢？拿來沒有？

文華：現在哪裏有錢呢？一定要寫好契約，簽了花字，還要擇個日子，請了媒人，才可以拿錢呢，天下事哪有這麼便利的，又不是皇帝的聖旨，一說出口，就得依了你，立即實行。

【其昌沉默不語。】

【文華轉身往前離開，其昌快步跟了上來。】

其昌：多少錢呢？說好了沒有？

【文華站定。】

文華：說好了，因為是由我去說的，他特別客氣，如果是別人去說，就沒有這麼多了。

其昌：多少呢？

文華：八十。換了別人，恐怕還不到六十呢。

其昌：什麼？到底是多少啣？

文華：八十。

【文華說完，便往前走，其昌連忙跟上。】

其昌：只有八十嗎？

文華：八十，你不相信嗎？那是爲了我的面子，才多了二十呢！（下）

其昌：（望著離去的文華）謝謝。（然後走向台前，面對觀眾）唉！要我如何同她……孩子的媽去說呢？

——幕落

第四場

【距前場兩日後的黎明】

【桂香家中。景同第二場。】

【桂香獨自坐在廳堂，面對台下觀眾。】

桂香：（獨語）終於天亮啦，東方剛剛發出了微明，我一夜沒有好睡，被屋外雜亂的聲音弄醒，就再也睡不著了，我在床上左右轉側，有時起床站在屋內，或者到窗前坐下。

【桂香站起，走到窗前，佇立。】

桂香：我站在窗前向外望去，窗外是淡淡的黑色中透出了逐漸加強的亮光，遠方還可見到隱約的月牙兒，總之，黑暗的長夜已經過去了，天終於亮了，大地一切都隨之甦醒。

【阿吉由灶下走出，手中拿著一根短棒。】

阿吉：姊姊，媽叫妳進去吃早飯。

桂香：好的。

【阿吉要往大門外出。】

桂香：你上哪？

阿吉：出去練拳，練短棒，就在院子裏。

桂香：已經平靜了兩天啦，你別再惹事。

阿吉：別緊張，姊姊，我這是每天必行的功課，爲了練身體的，不是要出去打架，妳就放一百二十個心吧！（說完，突然玩笑地對着姊姊伸出了短棒，做欲擊狀，桂香嚇得驚叫。）

桂香：你這是幹什麼？

阿吉：跟妳鬧著玩的。

桂香：（愛憐地）你這個壞小孩。（見阿吉心情開朗，便進一步問道）你願意跟我上大稻埕去了。

阿吉：再說吧，現在我要出去了。（說着，便急忙往大門走去）

桂香：慢著，阿吉，我忘了問你，昨天晚上你聽見了什麼沒有？

阿吉：沒有，我睡得跟死豬一樣，第一次出海回來，又興奮，又愛睏。（反問）妳聽到了什麼？

桂香：非常吵雜的聲音，還帶著喊叫。

阿吉：沒有，我確定沒有聽到什麼怪異的聲音，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出去一問就知道了。

（說畢，由大門下）

【桂香獨自一人留在客廳，她沒有進去吃早飯，仍然踱向窗前。】

桂香：（獨語）我現在回到我的娘家，一個泉州人的家庭，我從小在這裏長大。應該是最熟悉

最親切的了，可是，這三天來，我總覺得是在異鄉做客，難道因為我嫁給了漳州人，成了漳州人的媳婦，過去的一切就都改變了嗎？

【桂香的母親由灶下進入大廳。】

桂香母：阿香，快去吃早飯吧！

桂香：我不餓！

桂香母：（關切地）妳昨晚沒有睡好，我聽到妳在床上翻來覆去，還起來走動，是吧！

桂香：是的，半夜醒來之後就再也睡不著了。

桂香母：我年輕的時候也有這種毛病！

桂香：我擔心外頭，不會出什麼事吧！

桂香母：不會吧！

桂香：夜裏，妳沒有聽到吵鬧喊叫的聲音？

桂香母：聽是聽到了。（不以為然地）會有什麼事呢？這三天都平靜的過去了。

桂香：阿吉到大稻埕的事，妳有沒有跟他再談談。

桂香母：沒有，要改變他，並不容易。

桂香：我在家，也不好住太久的，在我回去之前，最好能說服他。

桂香母：我試試看！

桂香：如果他真不願意上茶行當學徒的話，也可以到爸爸的商行去幫忙！
桂香母：好吧！

【榮春和阿雄兩兄弟上。】

桂香：（招呼他們）你們這麼早就起來了！

榮春：我們趕著告訴妳，我阿爸已經答應我們跟妳到大稻埕茶行當學徒！

桂香：好的。

桂香母：榮春，你爸爸還好吧！

榮春：還好！

桂香母：回來有兩天了，你阿母呢？他們沒吵架吧！

阿雄：（搶著回答）有！

榮春：（阻止弟弟）阿雄！

桂香母：這沒什麼，我是你們的伯母，你阿爸的親阿嫂，有什麼事不能讓我知道的。

榮春：我們不瞞妳，這兩天他老是嘆氣。

阿雄：好像很煩惱的樣子。

榮春：像心裏有什麼事不便說出來，我阿母一問他，他總是吞吞吐吐的。

【其昌由大門上。】

桂香：阿叔來了，坐！

桂香母：（向其昌）我正在跟孩子們談你呢！

其昌：（多心地）說我什麼了？

桂香母：多好的孩子，能說你什麼？

其昌：阿嫂，謝謝妳這些年……。

桂香母：謝什麼？不都是一家人嗎？當初不是你急著要分家，我們還繼續住在一個屋子裏呢。

其昌：阿嫂！

桂香母：別多心，我沒有責備你的意思，我只是表明你和其昌她爸是親兄弟，別太見外了。

其昌：是的，這兩年我在艋舺也不敢去找大哥，我知道他還爲分家的事怪罪我。

桂香母：沒這回事，都過去了。

其昌：對，他不會怨我，是我自己多心了。（幾乎在自語）不，我就是去找他，也沒什麼用！

桂香：阿叔，你是怎麼啦，講話顛三倒四的。

其昌：沒什麼，阿香，真謝謝妳，帶這兩個孩子到大稻埕去，妳怎麼使喚都行，只是不能讓我

……我沒有……我空著……。

桂香：阿叔，你吞吞吐吐的，到底想說什麼？

【阿吉由大門奔跑上。】

阿吉：（誇張地）外頭出事了，你們還坐在這兒瞎聊。

桂香：怎麼啦？

阿吉：昨晚上，跛腳被偷襲進來的漳州仔打死啦！

桂香母：怪不得夜裏聽到不尋常的聲音。

阿雄：我早上見到有兩個人抬著門板，從港口走過來，上頭由草席蓋著，後面跟了幾個人，原來就是跛腳。

桂香母：事情終於鬧大了吧，跛腳是怎麼被發現的，阿吉，你問過了嗎？

阿吉：夜裏，跛腳在大廟前的石板上躺著，這是一處清閒的地方，沒有蚊子也不會熱鬧，他平日都是這樣過夜的，誰知昨夜漳州仔的人來了，將他拖起，抬到港邊淹死了。

桂香：這怎麼得了。

阿吉：（向其昌）阿叔，你認為呢？

其昌：我認為什麼？

阿吉：奇怪啦，你好像沒事似的，死了一個人了，（大吼）我們死了一個人了！

桂香母：（阻止阿吉）阿吉，不可以對你阿叔大吼！

阿吉：爲什麼不可以，阿叔，你說啊！

其昌：我說什麼？關我什麼事？

阿吉：奇怪，你不是我們這裏的人？

其昌：打死就打死了，後生小子，吃飽了撐的。

阿吉：你們聽聽，他竟然說這種話。這有關於我們泉州人的名譽！

其昌：什麼是名譽，沒錢花了，沒飯吃了，還顧個什麼名譽。

桂香母：（用手拉開阿吉）你如此不懂禮貌，阿叔是長輩，快向阿叔賠不是！

其昌：算啦，阿吉，我才回來兩天，又沒有惹你，你怎麼衝著我來啦！（對榮春兄弟）走，我們走，我們回去！

【其昌、榮春、阿雄三人下。】

桂香母：（誵責阿吉）你這孩子，真想氣死我。

阿吉：阿母！

桂香母：（生氣）不要叫我！

阿吉：我有事！

桂香母：幹什麼？

阿吉：我們家過去不是有枝獵槍嗎？放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吧？

桂香母：問這個幹什麼？

阿吉：如果真的跟漳州仔打起來的話，這枝獵槍還是能派上用場的。

【屋外鑼聲響了一陣。】

桂香：這鑼聲是幹什麼的？

阿吉：通知我們到廟前集合！

桂香：你也要去？

阿吉：當然！

桂香母：阿吉，不是我說你，你自己還沒有長成一個男子，就像是一枝嫩綠的竹子，對於這種要命的事情，還是不要去的好。

阿吉：阿母！

桂香：阿母說的對極了。

阿吉：不要妳們管！

【阿吉奪門而出，桂香母女愣在當場。】

——幕落

第五場

【時間緊接第四場。】

【地點在廟前，景同第一場。】

【啟幕時，阿桐伯坐在石凳上，阿海站在他的面前，兩人交談著，一些村民在旁聽著。】
阿桐伯：我們不清楚昨晚他們到底來了多少人？而且，跛腳是不是真的被他們拖去海邊淹斃的也無法確定，已經死無對證了。

阿海：跛腳被拖走的可能性很大，他平日由於行路不便，很少到處亂跑，守在廟裏非常盡責，總歸，我們太大意了。

阿桐伯：三天都平靜的過去了，怎知道昨天夜裏他們竟偷襲上岸，對了，阿海，我們外頭還有多少船隻沒有靠岸？

阿海：只有瘦仔和添丁叔的兩隻船還沒有回來，其他的都停在岸邊了。

阿桐伯：他們有船留在外海嗎？

阿海：原先有一艘留在外海觀望，剛才巡海的臭頭說，已經駛走了。

【瑞峰和臭頭邊談邊走了過來，阿吉緊跟在瑞峰的身後。後面是一些兒童。】

瑞峰：我們早該派人在路口把守，昨晚神不知鬼不覺的讓他們摸上岸，我們竟然一無所知，如此看來，我們全莊人的生命都沒有保障了，他們漳州仔早就計畫好了的，他們已經決定傾全力跟我們鬥了，我們怎能如此縮手縮腳的，不就成了怕了他們了嗎？

臭頭：我們應該整個莊子動員起來，一致對付漳州仔的挑釁。

阿吉：對，套句阿桐伯的話，這是有關於我們整個村莊的榮譽，我們泉州人的榮譽，你們知不

知道，各位！

阿桐伯：（指著阿吉）你這孩子！

【眾笑。】

阿吉：跛腳已經被弄死了，我們是個小漁莊，我們也不怕，橫豎再跟漳州仔賭幾個死活吧！

阿桐伯：阿吉，別這麼衝動！

阿吉：（不理阿桐伯，轉向臭頭）臭頭兄，被打死的可是你的酒友跛腳仔啊，你都不在乎嗎？

臭頭：我說過了，阿吉老弟，我們要動員起來，跟漳州仔拚一下。

阿吉：好，有你這一句話就行！

瑞峰：對，阿吉是好樣的！

阿桐伯：各位，慢一下！

阿吉：怎麼啦！

阿桐伯：對這件事，我再三考慮，我是不主張復仇的，目前，我們有人死了，我們已經吃虧了，

如果找人講和的話，我們佔了上風。

瑞峰：不行的，阿爸，就因為跛腳老弟的死，莊內的人已經有了一股衝天一樣的憤怒，這是很

難將這股氣談壓下來的，用一句您平日常說的那句話，這是有關於我們本莊的榮譽，所

以，我的意思，就是讓大家發洩一下吧！

莊民甲：我贊成瑞峰兄的意見！

阿桐伯：你們聽我說！（站到石凳上）

阿吉：你別說了！（將阿桐伯拉下石凳）

阿桐伯：你這孩子！（過去要打阿吉，阿吉逃開）

瑞峰：（前來阻止父親）阿爸，阿爸！

臭頭：阿桐伯，村人們已經都不能再忍耐了，先在海上割破我們漁網的是他們，現在，殺死我們跛腳的也是他們，我們不能再忍氣吞聲了。

瑞峰：對，臭頭兄說得很有道理。

阿桐伯：（不悅）你們這是幹什麼？好，既然這樣，你們要打，你們打吧！（說完，欲離開現場）

瑞峰：（連忙過去拉住阿桐伯）阿爸！

阿桐伯：你拉我幹什麼？

瑞峰：阿爸，你這麼一生氣走了，還打鑼要我們聚集在這兒幹什麼？

阿桐伯：我叫大家到廟前集合，就是爲了商量出來一個可行的辦法。

瑞峰：是啊！

阿桐伯：你們一個勁的要打，還商議什麼？

瑞峰：那也不能一廂情願的決定要講和了。

阿桐伯：我是不主張復仇的，不像你，有仇必報。

瑞峰：復仇也好，和平也好，你總得聽聽我們的意見吧，總得尊重羣眾吧！

阿桐伯：好，你們說。

瑞峰：各位，我認爲最重要的就是首先得動員起來。（站到了石凳上）眼下，漳州仔的船都已經離開了海面，誰知道他們何時又會再來呢，夜晚又再襲擊我們，所以，我們必須做些共同規定，先請臭頭兄來同大家講一講。（從石凳上下來，推著臭頭上了石凳）

臭頭：各位，我們的船隻暫時不要出海，等瘦仔及添丁叔的船回來後，所有的船都靠在岸邊，由我負責巡海，發現了狀況，便鳴鑼告訴大家。（停了下來，等大夥的反應）

莊民乙：要停多少天不出海，現在正是魚季。

瑞峰：（又站上石凳）不會很久的，大概只要三五天吧，臭頭兄巡海的時候，盡量將範圍擴大，了解對方船隻在外海的動向，我們大意不得，在海上以寡對眾，我們會吃眼前虧的，所以爲顧全大局，大家犧牲一下。

【臭頭由石凳上下來。】

瑞峰：（繼續說下去）第二件事，就是把守道路，各家各戶都要做沙包，數量自訂，盡自己的能力，做好了以後都送到廟裏來。我還要排定一個守衛的名單，每天至少兩個人守著廟

前這條路，這是我莊通向海邊的主要通道，這件事由阿海叔監督，大家有沒有意見？

【大夥你看我，我看你，沒人出聲，默然接受。】

阿吉：（幾乎是嚷叫著）瑞峰兄，我的工作呢？

瑞峰：（低身對阿吉）你別急，就要說到你了。（再轉對大夥）各位，第三件事，大家回去，把家裏收藏的短棍長刀或是獵槍等武器，拿到廟前，逐件登記，算是暫借給公家統一分配使用，事完之後，再發還各位，這件事由阿吉老弟負責。

阿吉：（興奮地）好——。（一些兒童也隨著喊叫）

瑞峰：各位還有什麼意見可以隨時向我提出。

阿海：（對阿桐伯）瑞峰老弟真不錯，做事有條有理，阿桐伯，虎門不出犬子啊！

阿桐伯：算了吧！好出風頭，早晚要吃虧的。我還是主張講和，各退一步，海闊天空。

——幕落

第六場

【前場五天之後】

【在桂香家廳堂。天色剛亮，桂香獨自一個人坐在凳子上發愣。】

桂香：又是一天黎明，又一次夜晚的黑暗被趕走，歲月便是在這黑暗與光明交換之間逝去了，

我剛出生的時候是個什麼模樣，我完全不知道，在我懂事之前，一切都是黑暗，只是後來聽了年長者的訴說以及自己的想像和見到了後生者的樣子，才合攏成自己出生時的模樣，當然，那個時候也不能說是完全黑暗，多少還有一些光和影吧，因為我的兩個大眼睛是張開的呢！

【內室有母親喊叫阿吉的聲音，桂香停止獨白，起身向內室望望，沒見母親出來，便又在原處坐下，繼續自語。】

桂香：等我漸漸長大，光和影的變化就更大了，我見到了許多東西，正因此，我才證明自己活著，而沒有死掉，因為死了以後，眼睛就閉上了，再也不能張開，無論是白天或夜晚，一切都是黑暗，永恆的黑暗。

【內室又傳出母親喊叫阿吉的聲音，接著桂香母由灶下門上。】

桂香母：見到阿吉沒有，一大早就跑出去了。

桂香：該是昨晚根本就沒回來吧！

桂香母：對，多半還在廟前守著，唉！他們說這是公眾的事務，是不能爭執的，就是爭執，也歸無用，我還得把早飯送去給他。（又由灶下門下）

桂香：（自語）昨夜的夢太可怕了，夢見的不是我自己的死亡，而是我的丈夫文禮的死去，記得八天前我回娘家的那個早上，我們醒來的時候，天色還沒有十分的亮，他握著我的

手，說不喜歡我回娘家，因為我回去了，他會感到寂寞，後來，我梳頭的時候，他還一直坐在我面前望著。

【桂香母由灶下出來，提著飯盒，沒有理會桂香，逕自往大門出去。】

桂香：（獨語）他送我到碼頭，我們穿過那座樹林，在蔭著一株老樹的路亭裏面，他說我回到娘家後，過不了幾日便要來接我，然後，他轉身往回走，我也離開亭子往碼頭走來，當我停下回頭看他的時候，他正停在路邊回頭看我呢。

【榮春母親由大門上。】

榮春母：阿香！

桂香：是阿嬌來了，坐！

榮春母：阿香，妳一定得替我想個辦法！

桂香：什麼事妳說吧，我們本是一家人，只要我能辦到的，一定幫妳！

榮春母：一定得讓榮春和阿雄到大稻埕去嗎？

桂香：如此對你們家庭有好處。

榮春母：這些年來，我靠著養豬種菜，以及替別人幫傭，辛辛苦苦的養育兩個兒子，眼看著他倆一天天的長大成人，心裏總算有些安慰，也才能支持著自己繼續的活下去，如今，兩個孩子總算長大了，家庭的負擔也輕了，苦日子熬過了，家庭的困境也算解除了……。

桂香：對兩個孩子也有利，他們可以學得一技所長，將來能夠成家立業，妳有什麼顧慮呢？
榮春母：我必須親自到大稻埕照顧他們嗎？

桂香：也不一定，這兩個孩子都很乖很聽話，也都能自己照顧自己，我要他們兩人一同前去，也是爲了他們之間可以互相照應。

榮春母：那妳其昌叔怎麼說，一定要我到大稻埕去照顧他們，要我一起到艋舺去。

桂香：沒有，我沒有提過這種要求！

榮春母：那就怪了。

桂香：我是覺得這兩個弟弟很懂事，才答應替他們安排出路，以免耽誤了前途。

榮春母：妳其昌叔不但不務正業，而且還詭計多端，我怕他叫我到艋舺去另有主意。

桂香：那妳就堅持不去。

榮春母：到時妳要替我說話！

桂香：可以。

【桂香母提著飯盒由大門上。】

榮春母：阿嫂，妳一早去哪兒？

桂香母：去給阿吉送飯，竟然找不到他！上哪去了呢？

榮春母：會不會上廟後賭去了？

桂香母：不會吧，阿吉不喜歡耍這個！

桂香：（驚異地）什麼？賭博。

榮春母：男人們不能出海，有好些日子了，閒得無聊，就聚集起來，搞這個花樣。

桂香：準是其昌叔帶的頭。

榮春母：不是他，還有誰！

桂香：老不出海，防著人家打也不是根本的辦法！

榮春母：前三天還各就各位，到了第四天就鬆懈了，連廟前守大道的都溜了。

桂香：這種情形，阿桐伯不知道？

榮春母：當然知道，既然瑞峰逞能好強，阿桐伯就索性不理，直嚷著要找人講和。

桂香母：好了，他阿嬌，別再講了，到灶下來，我做了一些糕餅，拿回去給孩子吃吧！（拉著榮

春母往灶下走去）

榮春母：（臨走再補上一句）兩天前，對方的船隻便向我們攏來，現在整個漁港都被堵住了。

桂香：往大稻埕的水路還通？

榮春母：那當然還通，受影響的只是我們漁莊這部分。

【榮春母隨桂香母由灶下門下。】

桂香：（十分不安地）這怎麼好？

【其昌由大門上。】

桂香：是你，阿叔，我正要找你！

其昌：我也有話跟妳講！

桂香：說吧！

其昌：妳先說！

桂香：不，還是你先說！

其昌：好，我先說，我決定早點離開這裏，如今情況鬧得愈來愈糟了。

桂香：你不是一向不關心公共事務嗎？

其昌：誰說的？

桂香：你自己親口說的。

其昌：那是剛回來的時候，這幾天我也被動員了！

桂香：哦？動員你——帶頭賭錢！

其昌：妳看妳，怎麼說的。我教孩子們放槍！

桂香：放槍？

其昌：對，妳還不知道吧，妳阿叔是這方面的高手，（自傲地）雖不說百步穿楊也能百發百

中。

桂香：這我還真不知道。

其昌：別老看不起人，現在阿吉對我佩服得不得了。

桂香：好，你可以走，一個人走，阿嬌仍然留在家裏，兩個孩子由我帶到大稻埕！

其昌：這是可以商量的，完全照妳的意思也行，不過，我沒法一個人走！

桂香：爲什麼？

其昌：我兩手空空，一貧如洗！

桂香：這幾天當賭頭，不是已經弄齊了路費？

其昌：鄉下地方能弄多少，差得遠呢？

桂香：你要多少？

其昌：起碼是一百！

桂香：好大的口氣，我上哪去籌這筆錢？

其昌：到大稻埕以後給我也可以，我不能說是向妳要，向妳借總可以吧，兩個孩子在妳手裏，

妳願意怎麼樣都行，已經能幹活的孩子，妳們不吃虧。

桂香：你！（氣得說不出話來）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賣孩子賣老婆，叫你殺人你也幹！

【外頭一陣聲響，有男人的嘈雜聲，兒童的尖叫聲，以及隱隱之中的呻吟聲。】

【阿海背著阿吉，榮春、阿雄隨後，由大門上。】

【桂香連忙過去扶著阿吉在凳子上坐下。阿吉的右臉燒得漆黑，並不不停的在流血。】

【桂香母和榮春母匆忙地由灶下門上。】

桂香母：怎麼回事？

阿海：他自己放的槍，走了火。

其昌：（忙過來查看阿吉的傷勢）只是皮肉之傷，替他擦洗一下，包紮起來就行了！（轉向阿

吉）你太不小心了，早告訴過你，這枝槍有問題！

桂香：（對其昌冷笑）我看是你這人有問題！

阿吉：姊，別怪罪阿叔，是我自己不小心，阿叔的槍法確實準得很。

阿海：可惜人難找，問阿雄，他又不肯說，阿吉找不到其昌，才自己動手練習。

阿雄：爸爸到廟後去了，叫我不能說。

其昌：你看，又是我的不對。（對其妻與子）快跟我回去吧，別在這兒看人臉面。

【其昌領先，榮春母及榮春兄弟四人由大門下。】

桂香母：阿吉，快到後面床上躺著，我替你洗傷。

阿海：我勸阿吉不要私自動手，他就是不聽。

阿吉：我盼望能早一點成爲其昌叔那樣的神槍手。

桂香母：別再說了，快來裹傷吧！

【桂香母扶著阿吉由灶下門下。】

桂香：阿海叔，坐！

阿海：不坐了，我還有事，唉！這些天不能出海，一些人就跟著其昌賭博，真糟糕！

桂香：還沒有解圍的具體辦法？

阿海：有的，臭頭巡海的時候，對方說啦，條件不苛刻，只要交出元兇，就是在海上帶頭上他們船搶魚的人，也就是要我們交出瑞峰。

桂香：跛腳的死就算啦？

阿海：他們不承認弄死跛腳。

【這時，阿桐伯、臭頭、陳文禮三人上，臭頭將手中提著的文禮的行李放在堂桌上。】

【桂香見到文禮，十分驚喜，礙於眾人在場，不便表示親熱，只有過去拉住他的手。】

桂香：文禮！

文禮：桂香！

桂香：你怎麼來啦？

文禮：在大稻埕聽到了這裏出了事，我便披星戴月的趕過來了。

【桂香母聞聲由灶下門上，招呼眾人。】

桂香母：大家坐！（對文禮）你來啦！

文禮：阿母！

桂香：（向母親）阿吉呢？

桂香母：在床上躺著。

阿海：（向阿桐伯）我把目前的狀況已經告訴了桂香。

阿桐伯：在剛才來這兒的路上，我也把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向陳先生提了一下。

桂香：阿桐伯，你看是不是……。

文禮：（搶著說）等一下，各位，我必須向各位講一件最近幾天台灣發生的大事！

桂香：朝廷跟日本國打仗的事吧！

文禮：就是這件事，去年甲午年，大清國被日本打敗，在今年三月，也就是上個月，在日本馬關，簽下了割讓台灣、澎湖的條約，前幾天交換了批准書，日本人馬上就要攻佔台灣了。

阿桐伯：（有感而發）大清國不要我們了，這確是一個叫人吃驚的壞消息，李中堂大人把我們送給日本人。

文禮：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這就是李中堂大人不要我們的理由嗎？我們自己要振作起來，組織軍隊，抵抗日軍，決不拱手讓台。

阿海：對！

文禮：所以說，地方上的小恩怨就別再爭論了，我們一定要聯合所有島內的力量，共同抵禦強大的敵人，還記得十年前，我們淡水河的兩岸，聯合起來抵抗法蘭西遠東艦隊的事嗎？

阿海：記得，當時法軍經過了九個月的封鎖或砲轟，都沒辦法攻入，最後只好做罷，退了回去。

文禮：團結就是力量，你們知道，去年甲午戰爭的時候，日本人怎麼說的嗎？

桂香：怎麼說的？

文禮：日本人說：中國是二十二個小國，日本雖小，比起那些小國還要算大的，所以可打。

（略停）後來果然，日本打败了北洋艦隊，南洋艦隊並不幫忙，所以當時日本人說，日本人不是同中國一國打，是同直隸一省打，也不是同直隸一省打，是同李鴻章一個人打。

阿海：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們要趕快解決地方小恩怨，共同面對外國大敵人。

桂香：阿桐伯，要不要接受對方的條件，讓瑞峰兄前去把這件事解決掉。

臭頭：找不到他的人，昨天我把消息傳回來以後，就見不到他的人。

阿桐伯：這個沒用的東西！

臭頭：我們送人前往，表明屈服了對方倒無所謂，瑞峰老弟可能要吃虧。

阿桐伯：這算得了什麼，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頭砍下來也不過是個碗大的疤，我不怕各位笑

話，瑞峰這孩子，平日裏出風頭說大話，遇到事情又不敢擔當，一點氣魄都沒有，簡直不像男子漢，只怪我教子無方，還是我替他去吧！

文禮：不，我去！

桂香：文禮！

文禮：我去比較妥當，我原是八里岔的人，我祖父這代才搬到稻埕，八里岔的總理（村長）是我的遠房表叔，我會受到禮遇。我們不全按對方的條件，要他們以大局為重，寬待我們，不再追究瑞峰兄，我們可以用金錢來賠償對方的損失。

阿桐伯：好，快去妥善安排一下，午後談判！

——幕落

第七場

【前場當日午後】

【廟前。】

【目前在場的人都顯得焦灼不安，除了天氣炎熱之外，內心的急迫等待才是真正的原因，阿桐伯和阿海這一組不停地談論著，桂香母女是沉默的一對，另有三兩莊民亦在議論，只有廟前幾個兒童，無憂無慮地追逐嬉戲。】

阿桐伯：臭頭開船載陳先生在海上和對方談和？

阿海：對，向你說過多少遍了。

阿桐伯：錢也帶著呢？

阿海：是！

阿桐伯：一百夠吧！

阿海：勉強夠的，照陳先生的意思，對方也不是真想要錢，就是爲了討回面子，也就是你常日裏老掛在嘴上的名譽兩字，爲了名譽，對，就是這麼回事，名譽。

阿桐伯：我還有什麼臉談名譽，有個像瑞峰如此混帳的兒子，往後我再也不提這兩個字了。

阿海：你寬寬心吧！

阿桐伯：別安慰我了，去陪陪桂香。

阿海：她有她媽呢，用不著我。

阿桐伯：那你再到前頭看看，怎麼了，去了那麼久？

阿海：好吧！（走到舞台右邊盡頭，用手遮著眉頭，踮著腳，往前望著）

桂香：他也沒多說一會兒話……。

桂香母：（勸慰地）妳急什麼，他是爲了我們莊子去辦事，一下就回來了。

桂香：我總覺得有什麼不對！

桂香母：別說傻話了。

【阿海連忙放下手，轉身向阿桐伯面前跑來。】

阿海：對方的船隊散開了，解圍啦！

阿桐伯：太好啦，太好啦，多虧文禮這孩子！

桂香：（興奮地撲倒在母親的懷裏）阿母！

桂香母：（高興的流下了眼淚）看妳高興的！

【突然，一聲刺耳的槍聲，場上的人都驚住了，不斷東張西望，索求答案。】

【舞台靜止片刻。】

【在悲壯的音樂聲中，臭頭前導，六位漁民抬著陳文禮的遺體，由舞台的右端上場。】

【舞台上所有的人，包括嬉戲的孩子們，都像木偶似的佇立，等待著護送遺體的行列來到桂香的面前。桂香跪了下來，垂著頭，一言不發。】

臭頭：（報導的口吻）就在談判妥當，眾船紛紛離去的時候，遠方有一船向陳先生發射一槍正

中胸口，奇準無比，事後，匆忙向海外逃去，船上二人駕船，一人持槍。

阿桐伯：（類似發狂地吼叫）快拿兇手！

臭頭：八里岔莊的總理（村長）親自駕船追去了。

桂香母：（對臭頭）他最後說了什麼？

臭頭：陳先生說，他愛所有的人，包括他的親人和他的仇人，包括愛護他的人和嫉恨他的人。

【這時榮春的母親帶著榮春和阿雄，由左邊上，緩慢地走到屍體旁，榮春母在中間，兩個小孩一左一右的站立著。】

【阿吉氣喘地由右端快步奔上，然後緩步走到屍體旁停下，垂頭佇立。】

【二莊民亦由舞台右端奔上，快步走到其他莊民的身旁耳語著。】

莊民甲：抓住了！

莊民乙：兇手！

莊民丙：抓住了！

阿桐伯：（指著阿吉，大聲吼叫）是誰？

阿吉：（仍然垂著頭）瑞峰兄和其昌叔！

——幕落·劇終。